

穀梁補注

冊四

卷之三

穀梁補注九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即位凡僖之謚古

書多作釐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

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

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并不書入故有救次之文衛亡書入故沒其救

次文烝案邢實未滅衛則雖欲救之已不及救疏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

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聶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為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築麋之改

築救不言次據莊六年壬子言次非救也次止也救赴急之意

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補曰遂申也成也

謂春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為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鄆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

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渝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救後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為通君命之辭又與此遂其意是齊侯與怪其稱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問經文

何用見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見之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

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命大夫此言曹無師明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

為不成軍也楚之先及諸夷狄亦皆無師者兵眾雖盛而春秋黜之四年傳言楚無大夫明亦無師矣禮伯子男皆一軍說見襄十

一年不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補

此猶莊二十八年以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其人齊不可不入衛

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補曰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

公羊以邢已亡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即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為美辭

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明但愈於即成雍渝不及諸直言救之善與下各自見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作陳案夷陳聲轉義通矢雉尸夷諸字皆訓陳陸淳所見

穀梁亦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為遷之者發此正解遷也公羊曰遷者

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是向是 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補曰向往也或作鄉其正字作鄉皆同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休所謂桓公宿留

城之故當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師矣上以不足乎揚變爵稱師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為義也春秋譏益城唯夷儀楚丘

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音齊去薄姑而遷臨菑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

城祀亦是遷國城成周則王者遷都之事也左傳例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注在上年傳范遂遺之公羊以為齊

地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補曰變於君也

齊人以歸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之常文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夫人薨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

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

例曰以者不以其以歸薨之也 傳言則夷為齊地是歟

楚人伐鄭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國轉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何休云稱楚人者為

信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與傳亦不同文烝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膺懲之

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
楚皆以稱人為常不直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地補曰何休曰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

辨也○撰異曰榿一本作打公羊作打
徐彥曰打字左氏作榿亦有作打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其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邾莒頓胡沈許皆有

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衛言人楚言爵則變例也疏曰何休云公怨邾人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未知范意然不○撰異曰偃一本作堰

公羊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小國與齊宋異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
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

例在宣二年傳○撰異曰麗左氏作麗公羊作犁挈公羊一本作姑莒無大夫
補曰明與曹同也舉曹莒則邾勝以下可

知昭十四年又其曰莒挈何也
據非大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言曹莒之異

獲此其言獲何也
獲者不與之辭主善以內故不言獲據文十一

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由重傷故也此注據以為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謂義旨

全合文烝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鹹傳下內不言獲者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歟此唯施於兵獲惡公子之給欺

給也補曰公子下唐給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
石經初刻有友字

士卒何罪補曰戰有甲士有步卒屏左右而相搏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漢有卜

射武戲手搏為十角力為武戲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

刀名見廣雅北齊本或誤作寶力見顏氏家訓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然

則何以惡乎給也據得勝也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

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

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給將棄師不用也傳謂戰

畢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輕鬪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

記言傳隨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羊晚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

是史家之學搆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子般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孫復曰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

法也孔廣森以為至此復以小君事之故貶之於此著其罪兼惡臣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言氏者見莊元年注或曰為

齊桓諱殺同姓也補曰疏曰夫人於齊桓非是姊妹即是妹姪齊桓討得其罪疏而遠之託言同姓文烝案疏說

皆非也姑姊妹姪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為齊桓
諱非桓託言也言討得其罪又非或說意也此於正說後別為一
說謂經所以不言姜者不主於貶夫人而主於為齊桓諱其義甚
明姜本齊姓沒不言則為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不論其是非如
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殺之而漢書鄒陽
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
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
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謫以為過也鄒論季子事皆本
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用公羊家舊說而如外戚傳解光
言春秋子齊桓何休言不阿親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
語出論語法當作正正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企正上誤增遂
成法字此訓正譎為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譎以免其
親是其過也蓋齊魯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經而短於權晉文
長於權而短於經
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補曰月者別於內城此何休意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補曰重發傳者

起下也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則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漕邑亦相近

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也據元年齊師宋師

封衛也

閔二年狄入衛遂滅補曰國於楚丘故言城注當云閔二年狄滅衛傳言

封衛以見上入為滅也衛與邢祀異衛已滅城以封之邢祀未滅
但遷而城之耳故傳與左傳皆止有封衛之文不言封邢祀也

齊桓存三亡國雖統邢衛祀言之其實邢祀與衛小不同公羊於
邢祀亦言已滅亦以為齊所封此桓譚所謂彌離其本事者矣國

語言封邢管子言封邢封杞
呂氏春秋言立邢悉不可據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補曰

據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序云文公徙居楚
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以為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衛必先徙居

而後建城市建城市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正月會城不得云
衛未遷文烝案劉說皆非也詩序雖兼言城市而詩但言作宮室

即或城與宮室並作無妨十二月始事正月以後畢功春秋豈必
以始事書哉書城既不獨指魯而謂營宮室必在遷後尤臆且固

詩序必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
便劉氏善讀書無容不知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

言遷
也 不與齊侯專封也補曰前有入衛文言城又言遷則封衛之

命曰無有封而不
告雖告王猶為專 其言城之者補曰謂專辭也補曰此專字與專

言內辭諸侯共城之文若魯獨城然成陳傳曰內辭歸粟于蔡傳
亦曰專辭所以為專辭者歸粟傳曰義邇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

有存亡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天下之
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成陳成鄭虎牢歸粟

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成陳粟
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也文烝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

如此就使魯不在列亦得為此辭以其是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
而近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邇也專辭內辭即李氏所謂公辭但所

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人以著其美此
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專辭例也邢固未滅而城

邢之文上有所蒙無庸列序其列序則為變文明較杞與成周彌
美也城緣陵不劣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邢以

盛衰相對其立文 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又與此相對也 補曰王引之曰下不得二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 存衛是桓之

字衍文蓋涉上不得而衍 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通其仁不

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為義事故曰義邇既謂

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

傳無此文當是後學者說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

二十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此類蓋出其中歟董仲舒曰春秋之

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

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

案董生訓義字其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周禮

注云能斷時宜意同 故曰仁不勝道 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體

程朱而言尤約也 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

仁義禮之合故仁不勝道抑又論之此道蓋謂聖人之道而專封

與否又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竊意當日周既衰矣

衛既滅矣設以聖人而為齊桓亦不過告王而封之亦必不聽其

終滅而在齊桓則謂之專封在聖人則為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

子曰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以樓伐為罪正猶

以專封為非義然而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桀紂之命哉又

如伊尹放太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為非義又必曰仁不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搜伐為罪他日又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到今受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綽解器小曰功有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謂誅意者矣君子之善善也未嘗苟求其心也事善則善之猶曰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為哉桓公管仲之功著乎天下春秋方通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勝道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質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慮夫王者之道之不行也讀墨子之書閎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

○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淳曰據上陽下陽俱號邑都左氏為是文烝案漢為大陽縣夏大同義江

永言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

補曰下所謂塞邑

虞無師

補曰疏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

是小國不合言師燕為敗而重眾故得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言師不同各舉備文耳其曰師

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

人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也不據小

大為主乎滅夏陽也補曰虞主兵也凡小國兵序夏陽者虞號之

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補曰號邑接虞者也虞虞仲

有劍嶺皆國之門戶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補曰疏引徐邈云舉猶拔也案高

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滅必不

傳曰虞號晉獻公欲伐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

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補曰乘四

凌廷堪曰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

假道於虞而伐號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

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裼奉束帛加璧

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闕可也闕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

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文烝案呂氏春秋不言聘凌說似是非

此專為借道非聘也聘享用璧而有庭實自是常禮又未有不

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

下云然也伐號必過虞故借道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

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

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補曰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虞可并得故言猶外

府外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補曰不使受而借荀息

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慳慳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

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慳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補曰杜預

曰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

二字衍文蓋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

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疏謂猶論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爵非公

故荀息不曰虞公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

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稱虞公者便文也案詩衛風言譚公與

齊侯衛侯邢侯並稱即春秋譚子也公羊鄧公與鄭伯並稱據國語史伯言鄧實子男之國也紀以子而進爲侯而杜預左傳後序

引汲冢紀年紀公之獻即傳紀侯之獻也然則小國之君通稱某公凡言虞公號公者皆同斯例固非其爵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

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諸侯皆得通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

如上述晉之滅夏陽虞實爲之是虞主兵也據傳虞實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

宮之奇諫曰

補曰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蓋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脣亡

一句左氏公羊皆為諫辭王說未是

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語諺言也補曰范依左氏也公

羊以挈其妻子以奔曹

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

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

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

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爲四年字之誤疏以爲僖五年

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號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爲亡號者或以後之滅號實由此之滅夏陽或傳意此年滅夏陽後旋即滅

號之都與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雖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號

滅下陽號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於號都彼書雖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號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號文者重夏陽故但

舉滅夏陽爲重舊史當備文矣

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

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號伐號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

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號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母丘即

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

補曰二國

聞會自至本不與結期

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

補曰以遠國辭稱人實是其君

中國稱齊

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補曰舉此四國為偏至之辭疏曰何休云時實晉楚之君

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襄益以為偏至之辭事或然矣魯不至故不書或以為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文烝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

致如虞虢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疏言舉大以包是也江黃不期而至則除常會諸國之外皆不期而至者此桓霸之盛也下會陽

穀卽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非也音義曰勤藥氏

音觀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各切憂也春秋傳勤雨藥氏說王念孫曰藥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傳亦言勤雨又言閔

雨言喜雨閔者憂之其轉之則為喜明勤雨閔雨皆為憂雨也文二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喜之勤雨閔雨相反若以為欲得雨之

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為勤問喪曰服勤三年呂氏春秋曰勤天子之難手詩序曰憂勤楚辭曰愁勤皆謂憂為勤也文烝案注

既不知勤之為憂又直以書不雨為說不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為說亦非也喜所以為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即憂勤之春秋三以

首月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喜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不雨者勤雨也又總釋之曰

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者即承分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一月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也復發傳者此已

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為一事故發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雨文

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為災補曰此本杜預下

三十一一年冬不雨之文相違非傳義傳以經美僖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繫諸首月明其一月不雨即有勤心因下明書雨

月則不嫌五月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

為憂謂憂雨非謂憂民閔者勤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

之至也此合三不雨總釋之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

徐人取舒補曰徐夷且僭與楚吳越同直以國舉乃其恆文敗婁林

故從中國例伐英氏亦同也孔廣森曰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

從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家鉉翁李廉說○撰異曰舒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書者明僖

民情深文烝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示旱不

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其喜為有志乎民矣

玉篇邑部引作郢

常例周六月龍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心

而足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為也全經記事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之季年歲荒民貧財殫力竭重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頌聲以作君子於此深致美焉公羊家說謂其遇旱改政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理冤獄誅稅民受貨者退舍南郊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

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摺插也笏以記事者也所謂

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又謂之冠弁玄端者玄冠之服

陳奐曰周禮鄭衆注曰衣有襦裳者為端是端者不連裳之稱對

朝服言之也朝服亦玄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玄冠朝服

緇帶素鞵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鞵特牲饋食記曰特

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鞵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

雜裳可也皆爵鞵玄端玄裳玄衣而裳有玄黃雜三等之異朝服皆

不言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為袍制不與玄端同矣朝服布

有鞵一白布為衣又無鞵也文烝案陳說是也續漢志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通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蓋因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深衣袍制故遂以為天子之朝服史稱賜卓袍又稱三老五更服絲紵大袍單衣阜緣其以阜者惟沿古緇衣之制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諸侯皆諭乎桓侯天下諸侯也國語管子皆曰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皆諭乎桓